

## 美国“城市老板”与政治核心集团

宋林丽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金融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城市老板”是美国城市社会结构中的特殊群体。19世纪下半叶,在工业化推动下,美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大城市纷纷涌现。但城市管理体制很不健全,造成极大的权力真空,“城市老板”乘机崛起,他们通过建立政治核心集团来控制市政大权。在所有的政治集团中,最著名的是“坦慕尼协会”。

**关键词:** 美国; 城市; 城市老板; 政治核心集团; 坦慕尼协会

**中图分类号:** K712.4 **文献标识码:** A

“城市老板”是美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群体。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城市化进入了鼎盛时期。但城市管理体制很不健全,造成了极大的权力真空。“城市老板”得到了广大移民的支持,通过政治核心集团把持市政,成为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学术界关于“城市老板”和政治核心集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政治腐败方面,或只侧重其中一个方面。<sup>[1]</sup>那么“城市老板”和政治核心集团之间的联系如何,它们的存在对美国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试以历史进程为线索,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工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美国也迎来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内战结束,西部开发,产业革命发展,国家经济生活日新月异,国民财富急速增殖。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新移民的涌入,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大城市纷纷涌现。城市体系的形成和城市社会的出现,在改变美国生活特性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难题,即美国自身还缺少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来应对新的城市社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城市面临很多新需求:交通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城市规划、路灯、煤气和大楼的建造。<sup>[2]</sup>城市迅速发展要修建公共建筑物、下水道系统、码头和铺设街道和人行道,也要大规模发展各种各样的公用事业,如水、电、煤气和交通运输。<sup>[3]</sup>而美国的市政建设和管理处于起步阶段,跟不上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步伐。

当时美国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城市事物疏于过问,未制定全国的统一政策和原则;各州对城市的管理则是五花八门,或由州议会分管,或由市议会独揽。弱市长制使市长空有其名,缺乏行政权,市长只能委派少数不重要的人员,且需要征求市议会的同意,政府效率低下。加之美国城市历史较短,在整个工业化的世界里,城市都在迅速发展,其速度几乎和美国的城市发展一样快。但是欧洲城市在北美第一个白人村成立以前,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因而在毫无制约的私人企业时代来临之前,就有了政府和行政管理的经验。城市管理者的能千方百计应付困境。塞恩洛曾经说过:“美国的麻烦是在几年中迅速出现了大城市。”<sup>[4]</sup>美国的城市发展史和欧洲大陆无法相比,管理者无法在短期内意识到城市管理的重要性。政府把眼光放在经济发展之上,根本无暇顾及城市管理。

管理系统的不发达和城市的蓬勃发展,促成了迅速而短命的临时凑合办法,助长了不顾规律的盲目行动——这种情形正合城市政治“老板”的口味并且促使了非正规政府的发展。<sup>[5]</sup>“城市老板”,国内学术界一般翻译做“老板”,也有叫党魁或政魁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的一种制度。以命令、组织、仲裁等方式控制一个地区的选民者均称政魁,也称党魁。该制度同移民的涌入、城市化及政党机器的形成密切相关。<sup>[6]</sup>

“城市老板”的兴起暂时顶替了城市政府功能的缺失。相对于市政府权力的分散,“城市老板”所建立的政治团体是依赖衷心耿耿的党务人员组成的核心集团,他们多半不出任政府公职,而是在幕后控制市政府。他们是政府和社会各种阶层的中间纽带,拥有成千上万的选民作为统治基础。很多新移民落脚美国城市,要生活下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找工作、找住所、办营业执照、应付警察的欺负以及婚丧嫁娶等方面都要人帮助。作为移民后裔、并且具有实权的“老板”,成了他们寻求帮助的对象。“老板”针对城市移民进行人际交往活动,给生活陷入窘境和不幸的人提供一些个人帮助,如帮助找工作、找住房、办营业执照等,用小恩小惠换取移民在政治上对自己的支持,在选举时按自己的意愿投票。“城市老板”所建立的政治组织明显不同于市政府的地方就在于:它能够最大限度的集中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城市迫切需要运输、卫生等公共机构方面的新设施,这为美国商业界提供了规模宏大的内部市场。商人们追求确定的目标,企业寻找着利益和特许权,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而又利用公众权利的“城市老板”,成了举足轻重的实权人物。企业对特许权大加买卖,“城市老板”利用自己的社会势力和控制城市政府的有利权势与企业界进行交易。企业家从政治集团那里获得市政建设工程和各种经济合同,并由政治核心集团出面疏通市政管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城市老板”就是为社会各种团体,特别是广大移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提供了一个除政府之外,而且比政府更加有效的,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政治组织。

## 二

“城市老板”通过建立政治核心集团,也叫政治机器,来控制市政大权。政治核心集团是“老板”在地方的非正式的、事实上的实权组织。“老板”通过核心集团控制市政,而更具体的实行机构是政治帮派,即以一个“老板”为首利用非法、秘密手段控制一个地区政治权力以牟取私利的政治小集团。用合法的形式干非法的活动,以权换钱。<sup>[7]</sup>最著名的政治帮伙有纽约的特威德帮,费城的煤气帮。政治帮派的真正首脑是党魁,“他分配位置,奖赏忠顺者,处罚叛离者,拟定计划,商谈条件。他常避免出头露面,宁要实权,不要虚名。尤其险恶的是,他好似一个蜘蛛,隐藏于网罗的心。”<sup>[8]</sup>一般而言,政治核心集团下面都会有一定的政治帮派。

政治帮派通常以合法的形式干非法的活动,用各种方法来收买选票,甚至用暴力的方法来对付敌对势力。但他们和传统意义上的黑社会是有所区别的:黑社会是专以犯法为业的秘密集团,其目的是在公众需要的领域内通过非法活动获利,其持续存在是通过武力、威胁等手段和贿赂政府官员实现的。<sup>[9]</sup>政治帮派是政治“老板”控制的小组织,并不以非法活动为目的,但为了得到“老板”们想要的结果,他们也使用暴力,威胁、恐吓选民或者反对派。

当然,政治核心集团和黑社会之间也存在着种种联系。以著名的核心集团“坦慕尼协会”来看,它在纽约市几十年选举中的垄断地位部分地是因为它利用了街头帮派。纽约市民主党组织与那些能够统治黑社会各种犯罪集团的人的联盟一直到20世纪中后期仍很牢固。<sup>[10]</sup>新移民通常没有可能在当时混乱的美国社会中得到进展,因此,他们中间顾忌较少的人有时便诉诸黑社会组织的犯罪。“就在这个新世纪也出现了现代型的新黑帮团伙。他们有移民组成,联合起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新文化。第一批团伙是爱尔兰人,他们在五道口结党成群。”<sup>[11]</sup>移民和“老板”有着复杂联系,因此他们也在必要的时候利用黑社会帮派帮助他们达成目标,而以一定的物质作为报酬。

政治核心集团通过组织请愿、提出诉讼、向官员们贿赂、利用传播工具做广告、为竞选捐款、保证他们的成员投票给特定的人。<sup>[12]</sup>政治核心集团把持市政府：它们提出党的候选人，监视选举，并在投票时进行威胁，造假票，报虚数，必要时还采用冒名顶替，再三投票及其他欺诈手段。构成选票主要部分的是移民和下层群众的票，大多数选民根本不认识其候选人，他们对于老板心存感激，按照“老板”的意思来投票。所以政治核心集团就对他们加于利用，让选举结果如“老板”们所愿。

当然，“老板”和政治核心集团之所以能控制市政，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基础。除了移民支持外，政治核心集团是垄断资本家之间的连锁，与工商界人士往来密切，结合很紧。“老板”为企业提供政治特权，企业给“老板”提供使其机器运转的资金。他们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企业把自己的代理人安置在市议会里，同时，企业也聘用“老板”的帮派成员作为员工，并给他们提供大笔资金。<sup>[13]</sup>老板与垄断资本家之间的交涉，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都是通过核心集团进行。垄断资本家对于党的捐助，也由核心集团接收。政治核心集团因掌握的资金很多，有经济来源收买更多人员，巩固权位。它不但对各种公职候选人的提名可以操纵，对于州长任命公职人员，也可以发生重大影响。州长形式上由人民直接选举，候选人由两党预选会或州内代表大会提名，实则“老板”有暗中决定权。

在政治核心集团内部，政策由老板决定，政治集团按老板的决策行事，下级完全绝对服从上级。政治机器是美国城市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整体来看，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的政治机器比南部和西部的更有特色。<sup>[14]</sup>城市政治集团的组织规模和活动范围有大有小，有的是全城市性的政治核心集团。其中“坦慕尼协会”是美国最早兴起的政治核心集团，同时也是最著名的政治核心集团。

### 三

“坦慕尼协会”是纽约市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因其总部所在地叫“坦慕尼厅”，故以此称之。1789年由约翰·穆尼组建，称“圣坦慕尼协会”。坦慕尼是特拉华印第安人的一位传奇式酋长，该协会最初是带有宗教性质的兄弟会一类的团体，在政治态度上具有反联邦派的倾向，随着民主——共和党的分裂和民主党的建立，该协会逐渐成为民主党的纽约市组织。纽约市是爱尔兰移民最多的城市，到1850年，这个城市已经聚集了大约13万爱尔兰出生的人，占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5年后，全市三分之一以上的选民是爱尔兰人。对纽约市的贫民统治，是爱尔兰人的一项成就。<sup>[15]</sup>爱尔兰人发展了大城市的政治核心集团，并使之完善，从而不仅为纽约市的下层阶级，而且也为其其他城市的下层阶级带来权力。

爱尔兰人有效的加于利用了“坦慕尼协会”，到19世纪30年代，“坦慕尼协会”已在全市范围内组成了一个核心集团，为每一个移民集团配备专职的领袖。从1850年开始，它逐渐控制了纽约市政府。1854年伍德任市长时，市政府完全成为“坦慕尼协会”手中的工具。19世纪60年代，特威德成为该协会头领时，肆无忌惮地盗窃国库、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其后继者凯利、克罗克更为疯狂，使得“坦慕尼协会”成为“腐败城市政治”的同义词。至20世纪30年代，其势力削弱，60年代纽约民主党不再用该名称，不久又将“坦慕尼厅”买掉，遂寿终正寝。从1890年到1910年是政治机器的全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没有那个政治机器比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更著名的。<sup>[16]</sup>

在特威德的领导下，“坦慕尼协会”成为纽约市势力强大而又臭名昭著的政治核心集团。为了达到对纽约市的绝对控制，他培养了一大批手下（特威德帮），让他们涉足市政管理，以便他能更方便的侵占公共财产。纽约市的议会选举也处于特威德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推进议会，任命市长及其他的城市管理人。众多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利用立法或政府管制规章收取巨额回扣竟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业”。特威德用从政府项目中得来的回

扣和从支持者那里得来的资金中饱私囊，并用这些钱去贿赂政府官员从而保有自己的政治权力。他自己曾主持了市政办公楼的建造，完工后就拼命的抬高拨款款项，该大楼的修建总共花了 12, 500, 000 美元，包括寒暑表的 7, 500 美元，190 美元一个的痰盂，保险箱是 404, 347 美元，41, 190 花在购买扫帚上，粉刷费是 20, 000, 000 等等。讽刺的是，当时在布鲁克林也建造了一座同样的大楼，总花费是 800, 000 美元。<sup>[17]</sup>他和他的帮派在选举中造假，贿赂议员；同时他们也接受大企业的贿赂，市政管理就在这种双重贿赂中更加混乱，腐败丛生。

特威德公开侵吞公共财产和造假行径最终使他受到了起诉，1871 年，他的恶行被一个州长公开，因为巨额贪污和受贿被判入狱，并在 1878 年因病死在了狱中。他之后继任“坦慕尼厅”的“城市老板”是凯利和克罗克——他们致力于把该协会变成一个有组织和分等级的机构。使得“坦慕尼协会”更加专业、严密。

进步运动兴起后，“坦慕尼协会”和其它核心集团都有所改变，它们不再明目张胆的侵占公共财产，而是采用了更加灵活的方式和手段。它们扩大官僚机构，并且提供更多及时的城市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巩固统治。他们进一步吸收选民，“‘老板’们可以轻易组织 110, 000 名选举人参选。”<sup>[18]</sup>但是这些政治集团仍然是依赖党务人员、工作的恩赐为基础而存在。

作为政治核心集团，“坦慕尼协会”的主要职责是为政党候选人筹措竞选经费，代为征集选票，并在选举胜利后主导政府职位分配、或用政府掌握的经济利益和好处来犒劳追随者。

每一个被政治机器掌控的城市，都拥有众多政府部门和成千上万可以用于恩赐的工作。这正是政治核心集团存在的生命线。19 世纪 70、80 年代“坦慕尼协会”所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 4 万。“老板”通过这些职位的分配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同时，基于自己的特殊地位，“老板”还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不同的企业来接受各种合同、特许状。任何与城市建设有关的内部信息，如高架桥的搭建、高速公路的铺设、街心公园的改造、市政府办公大楼的建造等，都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预先廉价买入附近地皮，在市委员会将计划公布于众、该地皮价值攀升后抛售，以套取巨额收益。“坦慕尼协会”的普伦基特多次公开宣扬上述行为的“诚实性”与“合法性”，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投资收益是市场对政治家投资能力和远见卓识的犒赏和回报。他曾说过：所有的政治核心机器都懂得“这一从政的关键：当一个人做政治工作时，他就应该从中得到点什么。”<sup>[19]</sup>“城市老板”，作为城市公共特权的“经销商”，通过支配城市公共事务和“诚实的受贿”掌握了政治机器的运转资金。

另外，通过出售特许经营权从私人企业获取贿赂和回扣。城市的财政资金被存入了与“老板”们关系良好的商业银行；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指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指定给了特定的承包商，在这种交易的往来中，存在着许多见不得人的赃款或回扣交易。为坐享垄断租金、防止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私人企业会源源不断地向“老板”们支付回扣以促成对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定的颁布与实施。通过控制议会选举和操纵立法程序，“坦慕尼协会”为其腐败行径披上了光明正大的“合法”外衣。

“坦慕尼”大楼影响遍及城市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其领导人远远不止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每一个老板都利用这个系统营私自肥，只是程度各有千秋而已，但每个人都自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当然，每人都在促进中央政府管理的理念，并提供日益有效的市政服务。其代价甚高，也许可以说是超过了常规，但结果，“坦慕尼”成为纽约的代言人，并为都市美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觉。<sup>[20]</sup>“坦慕尼协会”客观上也为城市管理做出了很多贡献。来自各地的移民，首先都通过在该市各界的“坦慕尼”行政区追随者融入美国社会，“老板”给他们带来工作、食物、友谊和建议，他们则保持对这一核心机构的忠诚作为报答。富有阶层也支持“坦慕尼老板”，因为从履行富足城市的承包合同和特许经营所

得合法利润似乎永无止境。市政府同样得益匪浅,因为“坦慕尼协会”的核心机构被事实证明善于避开官僚机关的繁文缛节。简言之,无论是在地方,有时甚至在全国范围操作,“坦慕尼”及其领导总是能把事情迅速办成。汤普森在他 1893 年出版的《民主国家的政治》一书中为政治核心组织作了辩护:“坦慕尼协会”是一种“管理的辛迪加”,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统治纽约,大体上代表公众的意志。居辛迪加首位的是领袖,通常叫“boss(首领)”。首领的长处在于“熟悉形势,迅速掌握形势的变化,懂得而且有能力控制人。”首领掌权不是靠选举,而是靠公众的同意。他的任期长短取决于他是否获得成功。他当领导,是因为“他善于迅速上升到推动他前进的浪潮的顶峰”。<sup>[21]</sup>

“坦慕尼协会”以独裁方式实行统治,但它的基本思想却是民主的。它的成功是由于坚持国家民主,坚持良好的市政管理,坚持发展一个社会活动网。“坦慕尼协会”对“下层阶级”定下一项纪律,这对于公共利益是最好不过的。汤普森说:“让受过不完全教育的、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以及刚归化的选举人,尽可能受一个强大、严密和中央集权组织的影响和支配,教他们对这个组织效忠,并学会服从其指挥者的命令,这对于城市,无论从那方面来说,都要有利得多。”“坦慕尼协会”是一个大的组织,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精细的分工。每个街区的领导都适合他所服务的地区而不适合其它的地方。这就是坦慕尼协会从不犯错的原因,我们总是选取合适的人做适合的事情。”<sup>[22]</sup>这些,正是它能成功的原因。

当然,总体来说,“坦慕尼协会”中掌权的“老板”们一般只醉心于金钱和选票,而置政府责任于不顾。为了获得巨额贿赂,几乎“出卖了所有能够出卖的东西:营业执照、豁免权、经济合同,甚至非法赌博和开设妓院的特权。”<sup>[23]</sup>“公共工程质量如此之差,以至于有些建筑物刚刚竣工不久就要重新修造,还有一些耗资甚高的建筑尚未完工便坍塌毁坏。低效、浪费、粗劣肮脏的街道、不洁净的水以及草率而昂贵的管理已成为若干年来城市政府的普遍现象。”<sup>[24]</sup>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逐渐认识到“老板”所代表的仅仅是某个党派或某个财团的利益,他们热衷于拉帮结伙,牟取金钱。从长远看根本无法胜任现代城市管理,只会加剧市政管理的混乱与社会的动荡。为了保障切身利益,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积极进行市政改革,取缔“老板”政治。

#### 四

二战后,美国城市政治集团纷纷败亡。特别是到了 1950 年后,几乎所有的政治核心集团都受到了冲击:有的走向了末路,有的是改变、调整了它们的存在方式。<sup>[25]</sup>传统意义上的“老板”和他们控制的政治核心集团逐渐衰落,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老板”和政治核心集团在他们的年代确实发挥了必要的社会功能,但是当他们变得不适应社会时,自然就从美国社会中消失了。<sup>[26]</sup>政治核心集团的存在是因为它满足了社会的真实需要,相对于毫无效率的社会救济来说,它是高效的。对于城市贫民来说,这一集团提供了他们需要的服务。它帮他们找工作,在他们失业期间帮他们渡过难关;他们为移民办葬礼;照顾寡妇和孤儿;为年轻人组织活动;他们为各个街区提供大量的社会服务;提供保释金和法律方面的建议;他们完善在找房子方面的资助,并且帮助租房者和房主商谈不要增加租金。他们提供大量的帮助,而这些帮助是大部分中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的社会所需要的。

当然,政治核心集团的腐败也不能忽视。在一个把物质成就看得很重,并且以个人为中心的富裕社会里,对公职人员正直与否漠不关心也许应该是毫不奇怪的。正像“坦慕尼老板”克罗克告诉调查受贿的纽约立法委员会的那样,“我自己是完全不追逐利益的。”“那么,你正在为你自己的钱袋而工作,是不是?”克罗克回击道:“我一直是这样,正像你们一样。”<sup>[27]</sup>当时美国的腐败并不仅仅是“城市老板”的问题,而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客观事实是社会允许腐败的大量存在。

以特威德为例,他被认为是市政腐败的典型,无人知晓究竟有多少钱财被窃,不过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其统治曾经为城市生活做出过重要贡献。贿赂,从来就不是单向的。特威德及其同伙果然对金钱贪得无厌,但也必须有名牌公司和社会名流乐意送上门才行。特威德集团之所为与普通腐败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位“老板”给贿赂过程带来秩序和协调一致性。特威德成功地将贿赂延伸到自己系统的每一个角落,并确保犯罪活动的利益广为扩散。特威德的天才,是他合法化及官僚化了一个贿赂王国,一个一时间无所不包的王国。<sup>[28]</sup>正是社会造就了腐败的土壤,才使得“城市老板”能够依赖腐败而生存。

自从一战开始,美国城市移民人数开始逐渐减少,因此,老板及其核心集团的存在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了。其次,美国的高就业率使得大量的人摆脱了贫困的威胁,让他们不再依赖“城市老板”提供工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现代、专业的社会福利的形成。政府社会职能完善:包括妇女救助金、失业救助金、退休金、老年人的保险、小孩的救助、医疗保险等。所有这些功能的完善使政治核心集团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城市老板”及其领导的政治核心集团是美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社会组织。他们的出现在客观上对于当时混乱的,对各种特殊问题不能快速得到解决的城市社会而言,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当政治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广泛展开时,当选民对“老板”的殷勤不再欣赏时,大多数机器就丧失了动力。他们的时代也面临着即将结束的命运。他们的出现和存在只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城市老板”就是一群在选举过程中可以自由传递选票的人,当时的社会环境允许他们作为种族间、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方面的中间人。但是当这一特殊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发生变化时,“城市老板”及其掌控的政治机器就该退出政治、历史舞台了。<sup>[29]</sup>

#### 参考文献

- [1]王金虎.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老板”兴起原因探析[J].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王金虎.论美国城市政治集团的兴衰[J].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张淑华.转型时期美国城市中的政治腐败问题及其改革[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刑佳佳.城市化与美国市政体制改革[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王金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改革[J].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其它涉及“城市老板”的资料主要分散在美国政治和进步运动的研究运动中。
- [2][19]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ge of Reform: From Bryan to F. D. R.*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95. P175、P184
- [3]黄安年.美国的崛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P377.
- [4][5] [美]理查德·霍夫斯达特著.俞敏洪,包凡一译.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146、P147.
- [6][7]刘绪贻,李世洞主编.美国研究词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P1092、P1093.
- [8]曹绍廉.美国政治制度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269.
- [9][10]忠智,周英,启明,申策.美国黑社会[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P1-3、P13.
- [11] Jerome Charyn 著.马振骋译.纽约:一座野性城市的编年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P91.
- [12] [美]伊恩·罗伯逊著.黄香馥译.社会学(上、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P657.
- [13] John A. Gardiner & David J. Olson *Theft of The City: Reading on Corruption in Urba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4.P47.

- [14] Ross, Bernard H., Levine, Myron A., Stedman, Murray Salisbury. Urban politics: Power in Metropolitan, Fourth edition. F.E. peacock publishers, 1995. P107
- [15] [美]丹尼尔·布尔斯廷. 谢廷光译. 美国人: 南北战争以来经历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年版, P372.
- [16][18][22] Plunkitt of Tammany Hall : a series of very plain talks on very practical politics , by William L. Riordon ;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Terrence J. McDonald. Boston :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4. P1, P12. P73
- [17] Howard P. Chudacoff & Judith E. Smith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Urban Society.
- [20][28] [美]乔治·J. 兰克维奇著. 辛亨复译. 纽约简史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P140、P128.
- [21] [美]梅里亚姆·朱曾汶译. 美国政治思想: 1865-1917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P178.
- [23] Charles N. Glabb : A History of the Urban America, New York , 1976 , P187.
- [24] Jay S. Goodman: The Dynamics of Urb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 New York , 1908 , P128.
- [25][26] Adrian, Charles R, Press, Charles, Governing urban America McGraw-Hill, 1977 P61, P60
- [27] [美]约翰·G. 博伦斯, 亨利·J. 施曼特著. 吴瑕译. 美国政治腐败——权力·金钱·美女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P16.
- [29] Alexander B. Callow. American Urban History : An interpretive Reader With Commentaries. Thi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173.

## City Bosses and political machine in urban America

Song lin-li

(Shanghai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finance school,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City bosses were a special group in the urban America. In the late of 19<sup>th</sup>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big city rose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government didn't have enough experience to this city society, the city bosses and their organizations did serve to fulfill important social function that society would not or could not satisfy. In the heyday of political machine, there was no machine more famous than Tammany hall.

**Key words:** America; Urban; City Bosses; political machine; Tammany Hall

**收稿日期:** 2007-05-30

**作者简介:** 宋林丽 (1980—), 女 (汉), 云南玉溪人,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金融管理学院助教, 研究方向: 外国城市史。